

## 平日淡水·假日誠品

瀛苑副刊

我喜歡平日去淡水，就好像，我不愛假日去誠品。

人多，就容易寂寞，人一少，反而感覺安心。

我猜想，淡水與誠品，都沒辦法永遠滿足如我這種渴望在安靜裡怡然自得的人，都需要商機、都需要人潮、都需要營收、都需要人聲鼎沸才足以溫飽。

如果不曾在捷運通車之前住過淡水，我可能一輩子都以為淡水很擁擠，很吵鬧，只有烤小卷、酸梅湯與阿婆鐵蛋。

如果不是辭掉工作，我可能永遠都無法看見誠品書店安靜的模樣。可以像流浪漢一樣窩在地板上看書，耳朵聽著無伴奏大提琴，結帳不用排隊，店內的氧氣充足，不會呼吸困難。

不喜歡擁擠的地方，可是偏偏不擁擠的地方，都撐不了多久，很快就結束營業，就市況凋零，就人口外移，就人煙罕至，所以，很為難。

我在淡水唸書的時候，北淡線鐵路還沒拆，台北車站的第六月台，跟侯孝賢電影《戀戀風塵》的場景一模一樣。淡水山下沒有佐丹奴，沒有屈臣氏，沒有麥當勞，也沒有大眾唱片，渡船頭的魚丸店只有一家，阿婆鐵蛋也別無分號，炸蝦捲的攤子孤伶伶的靠在渡輪泊岸的地方，吃海鮮要去海風，吃合菜要去大順，拉肚子只能找第一醫院與公祥醫院，電影院倒是有三家，跑來跑去的老鼠比看電影的觀眾還要多。

當時的淡水很冷清，頂多一些非來上課不可的淡江學生在路上走動，假日都是泡馬子搞聯誼的男女學生相約騎協力車，一入了夜，街頭冷冷清清的，除了入冬應景下山吃當歸土虱之外，大多是躲在多雨潮濕的棉被裡，聽著窗外的麻將聲不絕於耳。

然而，那樣的淡水最美。走在老街上，有一種跟舊回憶邂逅的磁場錯亂，好像當年從加拿大來傳教的馬偕博士就走在你身後兩公尺的地方，小鎮的味道，跟淡水這樣的地名相符，恬淡而水，那時的鐵蛋，當真好吃，不像現在的鐵蛋，像輪胎一樣，K到頭還可能腦震盪。

捷運通車之後，想要看見淡水素淨的容顏，簡直是神話，尤其是假日，除了跟捷運帶來的人潮卡位之外，也要跟大型遊覽車的觀光客摩肩擦踵，他們忙著下車找廁所、囫圇吞棗似的吃魚丸湯、咬鐵蛋，還四處打聽，哪一家魚酥才是正牌。往渡船頭的小路成了夜市一般的風景，前胸貼後背，像一條人肉河流，只能小心的看著鞋尖，不要踩到別人，也不要被踩到。有人來去淡水一回，沒有機會抬頭看看觀音山仰躺的模樣，淡水的夕照說不定就淹沒在排隊等待往漁人碼頭的快艇行列裡。

即使找一個平日，都只能領略當年淡水小鎮風華的萬分之一，太多招牌、太多連鎖店、太多假日搜掠之後的垃圾殘骸，如果不是當年住過淡水小鎮，我一定不會知道她曾經如何的美麗。

同樣的淡水，同樣的誠品。

我本來就很少在假日去誠品，有一回不得不在週日的正午去找一些美術專業書籍，果真見識到，廿四小時營業的敦南誠品，其實是一處觀光景點。

很多遊客像逛超市一樣的，拿著書單沿著書櫃之間的小路找尋貨色。雜誌區的人潮跟上下班顛峰時間的捷運車廂一樣擁擠。挑一個稍有高度的階梯往下看，滿坑滿谷，除了書，就是人。

平日的誠品，像個有空調有配樂的圖書館，假日的誠品，比較像個量販店。縱使很多人都說，誠品的定價很硬，在誠品看了書然後上網去別家書店下單的人很多，但無庸置疑的，在誠品的書櫃裡找書，真的很像一場過癮的叢林探險。

我還是選擇非假日到誠品看書，台南長榮路的誠品，天母中山北路七段的誠品，或是躲在兄弟飯店後面的誠品，安安靜靜，稀稀鬆鬆，看書的人都出了神，走動的人都踮著腳，無論靜止或是移動，都像藝術品。

我喜歡平日去淡水，就好像，我不愛假日去誠品。

人多，就容易寂寞，人一少，反而感覺安心。

有一個朋友堅持在辦公室附近找一個東西好吃、價錢有點貴、安靜而人少的餐廳吃午飯，可是，類似這樣的餐廳，通常都維持不了多久，關了門之後，他就繼續在辦公室附近流浪，繼續找這種餐廳，符合標準的，人少、安靜。

那種感覺，就很像有一陣子，是冗長冬雨蕭瑟的季節裡難得的午後陽光，我搭乘捷運過了關渡之後，沐在波光粼粼的岸邊，就狂打起手機跟許多朋友炫耀，我在淡水、陽光很好、沒有人、好爽！

後來，這樣的手機炫耀，成了這一小撮朋友之間互相嗆聲的習慣，誰能在平日蹺班去一趟淡水，誰就取得領先。

我猜想，淡水與誠品，都沒辦法永遠滿足如我這種渴望在安靜裡怡然自得的人，都需要商機、都需要人潮、都需要營收、都需要人聲鼎沸才足以溫飽。

所以，平日淡水、非假日誠品，除此之外，我不能要求太多。

2010/09/27